

淮南鴻烈解總目

首卷

附錄

第一卷

原道訓

第二卷

俶真訓

第三卷

天文訓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四卷

地形訓

第五卷

時則訓

第六卷

覽冥訓

第七卷

精神訓

第八卷

本經訓

第九卷

主術訓

第十卷

繆稱訓

第十一卷

齊俗訓

第十二卷

道應訓

第十三卷

汜論訓

第十四卷

詮言訓

第十五卷

兵略訓

第十六卷

說山訓

第十七卷

說林訓

第十八卷

人間訓

第十九卷

脩務訓

第二十卷

泰俗訓

第二十一卷

要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郡張維城宗甫是正
甲午秋九月鏤板家塾

淮南鴻烈解總目

長洲許世英刻

鴻烈內書彙帙目

第一帙

附錄 原道 俶真

第二帙

天文 地形 時則

第三帙

覽冥 精神 本經

第四帙

主術 繆稱 齊俗

第五帙

道應 記論

第六帙

詮言 兵畧 說山

第七帙

說林 人間

第八帙

脩務 秦族 要略

淮南鴻烈解附錄

淮南王傳

漢龍門司馬遷撰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

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

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棄毋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

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

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繭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
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
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
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
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
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
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
賜長帛五千疋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
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

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
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
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

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毋徙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
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
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
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
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
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
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
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
曰爲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魏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
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
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
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議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
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
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
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
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
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
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

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傳

漢安陵班 固撰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

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

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
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
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
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
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

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
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
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
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
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
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
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宮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

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
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
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
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
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
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
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
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
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
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賈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剽懷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

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鴻烈解序

漢河東高 誘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
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
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逐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
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得幸有身趙王不敢納之宮
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
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
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毋
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
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
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
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
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
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
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
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
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
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
離騷賦自早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
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
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音近老子

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蠱天
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
福世間詭異瑰竒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
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其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
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
不援採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所著諸長字皆曰
修光錄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
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廬

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
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祿除
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
以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
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
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
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
以觀後學者云耳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托八極廓張也拆開也八極八方

極之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

汨汨濁而徐清

淖湧也冲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

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
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祿除
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
以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
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
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
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
以觀後學者云耳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托八極廓張也拆開也八極八方

極之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

汨汨濁而徐清

淖湧也冲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

也然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

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也舒之

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覆六合言滿

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

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宏宇宙

而章三光絃緇也四方上下曰宇宙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潮

而河歌甚纖而微河亦淖也夫體山以之高淵以

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

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泰古二皇得道之

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神與化游以撫

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

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

竝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已彫已琢還

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恬愉無矜而得

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

性能於便性者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

性不欲也

總合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節四時而調

五行响虛 媪預 覆育萬物羣生响溫 潤于草木浸

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觫格生

也奮壯也角觫猶言骨酪也 獸胎不曠鳥卵不暇胎不成獸曰曠卵不成鳥

曰曠音段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

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 舍德之所

致也含懷也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成

化像而弗宰宰主也 跂吉 行喙弁 息蠓宣 飛蟲行貌 蟻

獸鹿之類行也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

能然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

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已有也 布施稟

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困乏子不足也 旋縣而不

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 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

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况兮

不可爲象兮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忽况無形貌故曰不可爲像屈

也竭 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

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

原道則

也倪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

者陽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驚悅也微霧天之微氣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恍惚無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扶攀於扶攀抱羊角而上搖動

角轉引戾也扶搖如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闥

闔鑰天門經行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

也闔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末世之御

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筮

也末世之御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

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

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論體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

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

電激氣故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霓雷轉氣故

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徧照

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

也樞本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

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

原道則佳南子一

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

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劣者何也

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

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叫呼仿佛默然自

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

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

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

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

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

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

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

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距

也微綸芳餌加之以瘡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經

罟爭得也

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

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基

衛之箭

扞張也彎引也綦羨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

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鳥號之弓

重之羿逢

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要取競逐也

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

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

無形之像

言其大也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

除

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丘上內置穴中迺熟走窮穴也蟾蜍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

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昔之海外有狡心

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

職貢也

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

玉圭帛也

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

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

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

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

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

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

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

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黃帝而不能見淵中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而不能見淵中

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

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闐闐風

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

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

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

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

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

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負者常轉窾科者

主浮自然之勢也負轉丸之屬窾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

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

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

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到生挫傷者彫落也

鵬搏鷲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

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

禽獸有芘芘芘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

水甸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發聲於越夷言也越產細葛各生

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

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地於是

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

龍不害也故短綣不袴曰以像鱗蟲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

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鴈門之北狄不穀

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

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徒

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

則化而為枳鴈鴒不過濟泅泅渡汶而死形性不

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

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

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

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

槎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

故牛歧蹠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

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

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

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謀而當不

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

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

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

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與高辛爭為帝高辛

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遂潛于淵宗族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

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

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

在聖孔子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

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

處境梏堦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

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子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

崖岸委曲深潭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不

設不信之言手不妄有所規擬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

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納

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

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而無不為之化

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

自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

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

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

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者柔

義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

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

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而高者必以下

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

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所

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

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

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

已者而同言強之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

之為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是故柔弱者生

之餘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也先唱者窮之路

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隕陷故曰窮何以知其

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

指湊猶言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以至於死

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

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

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履履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

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

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執猶錚頓之與办办犯難而錚

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錚矛戈之錚刃矛

犯難錚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

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

流發動凝如脂凝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於時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甚也

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

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

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

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

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

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磨堅莫能與之爭

礪也攻大礪堅論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水不可

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

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

原道別

澤及蛟

蛟音饒蛟蛟行饒小蟲

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

既贍足也既盡也

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

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道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

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糺也

利貫金石強濟天下

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

也重強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

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

忽恍之區上言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遭回猶委曲

也 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

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

鴻大也洞

通也

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紜

與萬物始終紛轉

也

是謂至德

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

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

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

者聲之大宗也

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聲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

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

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

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出生出生

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曠道也
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
得道家所棄故
日以衰賤也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

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
然反本則淪滄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
道之一者

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
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貞不

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
無根言
懷囊天地
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恣
民隱閔純

德獨存
穆恣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

勤
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

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
無形道也看形萬物也無聲

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
圈陳也則名

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
言商角徵羽之變不可

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
甘酸鹹辛苦之化不可

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
青赤白黑黃之變不可

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
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

白者染之故五色可成也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

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

解達也際機也

其全也純

今若樸其散也混今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

今其若深淵

冲虛盈滿澹澹不動貌

况今其若浮雲若無而

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

總衆聚也

百事之根

皆出一門

道之門也

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

後而先

道之先也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

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

去其誘慕

誘慕諭貪榮勢也

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

守則察

不煩擾也

寡其所求則得

易得故得

夫任耳目以聽

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

故聖人一度循軌

一齊也軌法也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

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

道貴平和女喜怒為邪

憂悲者德之失也

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失也

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

心當專一中局外閑反有嗜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

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為之累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怒者陰氣也積陰相

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

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

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

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散亂粹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

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

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

各得其所思慮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堅強而不韜韜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

而不遠處大而不窳在大小能大其意不躁皂其神

不燒躁狡燒煩燒也秋秋遠寂寞為天下梟秋

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

復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

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

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

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道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

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樂

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

道矣發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

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容也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夷平

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頌頌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

鈞射鷓鷓鷓鳥名長脰之謂樂乎鷓鷓鳥名長脰吾所謂

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

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

道而肥入見先王之德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

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汨也

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忻忻為過制也其

為悲不憒陟性也憒傷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

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

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

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

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

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消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

也靡曼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

美色

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
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
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得
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
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
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
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
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

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
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
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
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
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
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交流行血氣馳騁于是
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
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
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
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

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

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

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

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

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

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

玄天

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於天也夫天下者亦吾有

耀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

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

自得其天

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

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

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

裔潯崖也馳要裏建翠蓋要裏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裏

音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耳聽滔朗朗

奇麗激拵之音激有激揚拵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

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

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

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

鄉側谿谷之間側仗也隱于榛薄之中藜木曰榛深草曰薄環

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

大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上漏

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灑尚灑校浸潭茨

蔣灑灑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茨蔣實茨者蔣實其米曰蔣胡蔣音漿逍遙于廣

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問為峽此齊民之所

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

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

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故夫烏之啞雅啞鵲之喑惜豈嘗為寒暑燥溼

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

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

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

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

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故曰

有不易之行也 規矩不能方圓 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無以施

於此 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

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機危也 傾覆也新而不即久而不渝即明也 渝變也入火不

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

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利

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

也慊約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

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

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

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

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

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蚊虻行也 虻動之蟲

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

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

矣去之去道也則骨今人之所以眚眚然能視管

肉靡滅無倫匹也

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
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
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
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殊埒坎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蹟蹟也楚人讀蹟為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
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
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
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
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在也是故貴虛者以

毫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

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

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

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

于連屨樓列埒之門運行枯病也形體也連屨猶離屨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

均而躓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

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

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

有情欲貪饕多欲之人漠瞻於勢利誘慕於名位

故害也

莫曙猶鈍曙 莫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

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

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

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

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百

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 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倣真訓

倣始也真實也說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故曰倣真倣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

蘖未有形埒垠

寅埒堦堦

無無蠕

軟

蠕將欲生興而

莫曙猶鈍曙 莫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
不知足也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

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

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

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

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百

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 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倣真訓

倣始也真實也說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故曰倣真倣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

蘖未有形埒垠

寅埒堦堦

無無蠕

軟

蠕將欲生興而

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

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

間被德含和繽紛龍從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

暢達和氣繽紛雜揉也龍從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龍音龍從音聰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

寂寞蕭條霄霏翟無有仿佛佛氣遂而大通冥冥

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參落根莖枝葉青葱苓龍

萑委蘆戶炫煌螺飛蠕動歧行喙息可切循把握

而有數量摻纖也萑蘆炫煌采色貌切噤循順也有無者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門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

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治浩浩瀚汗瀚不可隱儀

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光耀無形也有未始有有無

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閱廣大不可

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

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天

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

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

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為也未

能本性自無為

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大塊天地之善

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欲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

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

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擢鎬乎

無慮大數名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過也遭也言物

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也弊而

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騫夢為鳥而飛於

天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

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寢

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

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公牛

氏韓人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疾作有時也其為虎者便

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其兄掩戶而入覘詎之

則虎搏而殺之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

人瓜牙為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方其為

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

也二者代謝舛喘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教也舛牙也形謂成虎

形狡滑鈍憊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

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

若周負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

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神

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皮馬

之死也剥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溼

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燒燒煩燒善行病崇人燒音遠時既者

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

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神形俱沒不但漠而已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

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精無所

思慮故不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

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搶撐衡杓之氣

莫不彌靡攬搶擊字也杓北十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

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熙戲也

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和氣也地德五穀也不以曲故是非

相充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充過也茫茫沈沈沈盛貌於是

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